

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缘起、成就与挑战

· 时宏远

内容提要 由于对一些国际问题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加之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需要合作应对，印度、巴西和南非创建了三国对话论坛。经过几年的发展，对话论坛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三国不仅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加强了协调与沟通，而且还 在一些具体领域展开了合作，三国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对话论坛虽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仍面临着不少挑战：三国在各自地区内的领导地位不被其他国家所认可，三国本身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竞争，距离遥远使彼此之间的贸易成本偏高。受这些因素的制约，三国对话论坛难以快速地向推进。

关键词 印度 巴西 南非 对话论坛 南南合作

印度、巴西、南非三国对话论坛（IBSA Dialogue Forum）成立于2003年。当年6月初，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8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应邀与会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南非总统姆贝基和巴西总统卢拉就加强三国之间的合作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初步共识。同年6月6日，三国外长在巴西举行了较详细的会谈。会后，三国决定成立三国对话论坛，由三国外长组成“三边委员会”定期举行对话，就广泛议题进行磋商。同年9月，三国领导人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宣布启动这个论坛。该论坛的宗旨是：加强三国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促进南南合作，在事关全球化的谈判中代表新崛起国家的声音，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带到主要的多边国际论坛上。¹

论坛的缘起

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巴西居于南美洲，南非座落于非洲南端，三国相距遥远。三国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能进行合作，主要是因为它们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共同利益。

（一）三国都希望能提升国际地位

从地区层面看，三国在各自地区内都是主导性的国家。印度在南亚次大陆无论面积、人口还是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都远远超出其他国家（表1）。按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估计，到2015年，印度在南亚地区将成为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大国。^④巴西是世界第五人口和领土大国。根据经济规模和

人均GDP计算，巴西则位居世界第10位和第12位。由于实力出众，巴西已成为南美地区一体化的主导者。^⑤《纽约时报》甚至认为，“巴西是拉美地区无可争议的领导者。”^⑥南非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乃至整个非洲都具有明显优势。南非是非洲最发达的经济体，尽管它的经济总量不到世界经济总量的0.5%，但却占整个非洲GNP的29%。^⑦南非不仅在非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非洲的一体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提出了“非洲复兴倡议”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虽然三国在各自地区内都已居于主导地位，但它们却都希望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区域之外。换言之，三国都追求大国地位。2001年，时任印度内政部部长的阿德瓦尼表示：“20世纪属于西方，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本世纪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我们的短期目标是成为像新加坡那样发达的国家，我们长期的目标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⑧巴西也希望能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卢拉总统不仅表示，“巴西不应被看作是一个小角色”，甚至还预言，“19世纪是属于欧洲的时代，

¹ Monica Hirst “Brazil-India Relations: A Reciprocal Learning Process”, in *South Asian Survey*, Vol 15, No. 1, January - June 2008, p. 155.

^{④⑤⑥} Ruchita Beri “IBSA Dialogue Forum: An Assessment”, i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2, No 5, September 2008, p. 816, p. 811.

^⑦ Carlos Makinud “Four Latin American Summits and Brazil's Leadership”, *Working Paper*, March 17, 2009, p. 3.

^⑧ Meenal Shrivastava “South Africa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dia's Competition or Ally?”, in *South Asia Survey*, Vol 15, No 1, January - June 2008, p. 123.

^⑨ 郑瑞祥主编：《印度的崛起与中印关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

收稿日期：2009-08-16

作者简介：时宏远，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亚太系博士研究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北京 100007）

时宏远
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
缘起、成就与挑战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时代, 21世纪属于巴西。”¹ 南非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愿。希望通过集体的力量提升国际地位是三国决定加强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 1 印度、巴西、南非三国与各自地区
内其他国家的实力比较 (2005年)

国家	面积 (平方千米)	GDP (10亿美元)	人均 GDP (美元)
印度	3 287 590	805. 7	736
巴基斯坦	796 095	110. 7	711
孟加拉国	143 998	60. 0	423
斯里兰卡	65 610	23. 5	1 196
尼泊尔	147 181	7. 4	272
不丹	47 000	0. 8	1 325
马尔代夫	298	0. 8	2 326
巴西	8 511 965	796. 1	4 271
阿根廷	2 780 400	183. 2	4 728
玻利维亚	1 098 581	9. 3	1 017
智利	756 626	115. 2	7 073
巴拉圭	406 752	7. 3	1 242
秘鲁	1 285 216	79. 4	2 832
乌拉圭	177 414	16. 8	2 848
南非	1 221 037	239. 5	5 109
安哥拉	1 246 700	32. 8	2 058
莫桑比克	801 590	6. 6	335
纳米比亚	824 292	6. 1	3 016
斯威士兰	17 364	2. 7	2 414
赞比亚	752 618	7. 3	623
津巴布韦	390 757	3. 4	259

资料来源: Ruchita Berj “ISBA Dialogue Forum: An Assessment”, i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2, No 5 September 2008, pp 812–815.

(二) 三国都谋求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三国均认为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 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 在国际环境以及国际政治力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的情况下, 联合国必须要进行改革, 解决代表性不足问题, 以便能反映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 最主要的是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三国同时还认为, 如果常任理事国席位增加, 自己将是天然的候选者。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对此强调说: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和正在崛起的大国, 符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各种标准。印度不但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 而且还参加了联合国几乎所有的活动。在维和行动方面, 印度更是表现突出, 已参加了 50 次维和行动, 共派出了 9 万名维和人员, 其中包括在黎巴嫩、戈兰高地和苏丹比较艰巨的维和任务。”^④ 巴西同样也认为

自己对联合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联合国对此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主要表现为, 在联合国成立后的 50 年时间里, 巴西与日本一道成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当选次数最多的国家, 达到了 8 次, 其中在冷战后当选 4 次。^④ 对于“入常”问题, 卢拉总统 2007 年说: “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 因为安理会代表的是 60 年前的政治现实, 这种情况已不存在。我们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⑤ 南非也强调安理会必须要“更加民主化、合法化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南非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⑥。为了促使联合国进行改革, 三国决定加强合作。巴西外长阿莫林 (Amorim) 2003 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由于常任理事国的新成员必须是发展中国家, 印度、巴西和南非都是实力比较出众且又都是实行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 所以是天然的候选者。^⑦

(三) 三国都致力于加强南南合作, 推动国际关系的多极化

作为发展中大国, 三国不仅希望南南合作能得到加强,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能得到提高, 而且还反对单边主义, 赞成国际关系的多极化。2003 年, 时任印度外长辛哈说: “在国际关系中没有必要出现一个国家支配另一个国家的局面。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多极格局。”^⑧ 巴西同样如此。自 2003 年就任总统后, 卢拉就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最活跃的领导者之一, 主张积极构建多极化的国际格局。^⑨ 在 2008 年 12 月举行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¹ 贺双荣:《南南合作的新动向: 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 载江时学主编:《2006~2007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 第 223 页。

^④ Vikram Sequeira “IBS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Changes in the Global Architecture”, in *Meeting Paper*, April 3, 2008, p. 20.

^⑤ Monica Hirst “Brazil-India Relations: A Reciprocal Learning Process”, in *South Asian Survey* Vol 15, No. 1, January–June 2008, p. 145.

^⑥ Sandeep Dikshit “IBSA Committed to Reforms in U.N.”, in *The Hindu*, Oct. 18, 2007.

^⑦ Vikram Sequeira “IBS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Changes in the Global Architecture”, in *Meeting Paper*, April 3, 2008, p. 21.

^⑧ Amit Banah “India, Brazil, South Africa Natural Candidates for Security Council Seat”, in *The Hindu*, October 22, 2003.

^⑨ Amit Banah “Push for Multipolar World Need Not Be Confrontationist”, in *The Hindu*, October 19, 2003.

^⑩ Jerry Harris “Emerging Third World Powers: China, India and Brazil”, in *Race and Class* Vol 46, No 7, 2005, p. 21.

国家首脑会议上，卢拉说：“我们将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新秩序是一种多极格局而非单极格局。”¹ 南非对于多极格局的追求程度并不亚于印度和巴西。实际上，南非最初构想的对话论坛并非只有印度、巴西和南非参加，还包括中国、沙特阿拉伯、埃及、墨西哥和尼日利亚，以组建一个南方国家的“八国集团”。^④只是由于各个国家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不尽相同，南非的这一愿望才未能实现。

（四）三国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需要合作应对
以艾滋病为例，三国都是艾滋病的高发国和受害国。根据《联合国艾滋病 2008 年报告》，印度集中了南亚 60% 的艾滋病感染者，2006 年的艾滋病感染者达 570 万。同年南非的艾滋病感染者达 550 万。巴西的艾滋病感染者在 2007 年达 73 万，另有 1.5 万名艾滋病病人在这一年死亡。^④ 艾滋病的蔓延和传播不仅给三国民众的生命和身心健康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而且也给三国政府带来了沉重负担。三国政府每年都要花费大量资金用以抗击艾滋病。例如，南非每年投向卫生事业的资金就占其 GDP 的 3.2%，这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向了与抗击艾滋病有关的项目。^{1/2} 如何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蔓延和传播以及如何治疗艾滋病患者是三国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携手合作，共同应对。

论坛取得的成就

虽然刚成立时有些松散，但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发展，三国对话论坛现已成为一个拥有不同层次的固定磋商机制。截至 2008 年 10 月，该论坛已举行了 3 次首脑会议、5 次外长级会议、多次工商业会议以及学者和公民社团之间的研讨和交流会。伴随着这些频繁互动，对话论坛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效。

（一）三国在一些重要国际问题上加强了协调与沟通

这在 WTO 贸易谈判问题上表现得比较明显。在 2003 年 8 月墨西哥坎昆 WTO 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召开前，为了“确保农业谈判符合多哈回合制定的路线图，使谈判的结果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即在全球贸易谈判中促使发达国家减少并最终取消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印度与巴西、南非倡议发展中国家结成联盟。在三国的协调下，发展中国家组建了 20 国集团。20 国集团一经成立便成为贸易谈判桌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因为这个集团的人口占

到了世界总人口的 60%，占世界农村总人口的 70%，农业出口占世界农业总出口的 26%。^{1/2} 虽然这个集团在坎昆会议上未能使发达国家放弃贸易保护主义，但却改变了此次会议的议程，开创了第三世界国际关系的新时代。^{3/4} 对于三国在 20 国集团成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巴西外长阿莫林表示，“20 国集团是 IBSA 成立后的直接结果。”另有分析家认为，“IBSA 是 20 国集团的种子”^⑧，因为三国在 2003 年的《巴西利亚宣言》里已明确表示“要通力合作消除贸易保护政策和不公平的贸易规则”^④。辛格总理则宣称：“我们承诺会继续携手合作以确保多哈回合谈判能取得一个平衡的、公正的、富有成效的结果……发达国家必须作出让步。”^⑤ 在“入常”问题上，三国也通过沟通达成了共识，相互支持对方加入常任理事国（南非在此问题上更多的是与非盟保持一致，但已明确表示支持印度的要求）¹⁰。

（二）三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这不但表现在三国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和会晤上，还表现在三国之间贸易额的迅速增长上。自对话论坛成立后，三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次数比以前有了明显增多：2003 年南非姆贝基总统访问印度；同年巴西卢拉总统访问南非；2004 年卢拉访问印度；2006 年印度辛格总理访问巴西，并参加三国对话论坛第一次首脑会议；2007 年卢拉再次对印度进行访问；同年辛格总理赴南非参加三国对话论

¹ “Latin America Seeks Top Role in Global Finance Structure”, in *The Indian News*, December 17, 2008.

^④ Peter Fabricius, “BSA Defends Its Apparent Exclusivity”, in *The Star*, October 19, 2007.

^{④1/4} Javed Mohammad Iqbal, “AIDS and the State: A Comparison of Brazil, India and South Africa”, in *South Asian Survey*, Vol 16, No 1, 2009, p. 127, p. 128.

^{1/2} Monica Hirst, “Brazil-India Relations: A Reciprocal Learning Process”, in *South Asian Survey*, Vol 15, No. 1, January - June 2008, p. 154.

^{3/4} Marco Antonio Vieira and Chris Alden, “India,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a Lasting Partnership?”, in *Meeting Paper*, 28 March, 2008, p. 8.

^⑧ 贺双荣：《南南合作的新动向：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载江时学主编：《2006~2007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219 页。

^④ K. K. Katyal, “Three Is Company”, in *The Hindu*, November 12, 2003.

^⑤ Sandeep Dikshit, “BSA Committed to Reforms in U.N.”, in *The Hindu*, October 18, 2007.

¹⁰ Amit Banerji, “South Africa to Support India, Brazil for Security Council Seat”, in *The Hindu*, March 6, 2004.

坛第二次首脑会议；2008年4月姆贝基总统赴印度参加印非峰会；2008年卢拉总统和南非卡莱马·莫特兰蒂代总统赴印度参加三国对话论坛第三次首脑会议。随着这些高层访问，三国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较密切。2006年9月，印度与巴西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了由两国国家安全顾问负责的战略对话机制，就双方关心的地区和全球性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在2007年再次出访印度前，卢拉总统表示：“自我上次访问印度以来，两国的关系发展良好。辛格总理非常信任我，我也非常信任辛格总理。”¹ 由于约有100万海外印度人生活在南非，“圣雄”甘地也曾在南非战斗和工作过21年，印度与南非的关系一直都较友好。对话论坛成立后，两国关系在此基础上又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截至2008年12月，由两国外长任主席的联合委员会已会晤了7次，签署了30余项合作协议。巴西与南非的关系最初主要集中在经贸往来上，在对话论坛成立后，两国的政治关系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贸易方面，三国之间的贸易额在1994~2004年的10年里增长了3倍，在2003~2005年增长了2倍。印度2005年与巴西的贸易额为25亿美元，与南非的贸易额为40亿美元，南非与巴西2004年的贸易额为15亿美元。^④ 2007年，三国之间的贸易额已达100亿美元。^⑤ 针对贸易额增长较快的情况，在2008年的三国首脑会议上，三国领导人决定到2010年将三边贸易额增加到150亿美元，到2015年增加到250亿美元。^⑥

（三）三国在一些具体领域展开了合作

截至2008年5月，对话论坛已建立了16个工作组，涉及领域覆盖农业、气候变化、环境、教育、能源、健康、科学技术、社会问题、反恐、贸易、交通、文化和国防等。这些工作组有的在探讨合作的可行性，有的在制订合作计划，有的则已展开了实际合作。就已经开展的合作而言，有三个领域比较重要。

一是能源领域。虽然三国都面临着能源短缺问题，但三国的能源技术却各具优势，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在使用可再生能源方面，巴西走在了前列。巴西62%的能源需求都是通过可再生能源得到满足的，其中取自于甘蔗的乙醇占10%。今天，巴西80%的汽车既可以用石油也可以用乙醇作燃料。这种情况给印度与巴西进行合作提供了条件。印度是世界上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甘蔗生产国，在利用乙醇方面有着较大的潜力。2006年，印度与巴西

签署了“乙醇倡议”，按照倡议，巴西将向印度提供生产乙醇的技术。在煤液化方面，南非的技术则较发达。印度是煤储藏大国，与南非在这方面有着比较大的合作空间。南非石化行业巨头萨首尔(Sasol)正与印度政府进行谈判，拟在印度投资60亿美元开发一个煤液化项目。^⑦ 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三国2007年已签署了民用核协议，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展开核能合作。^⑧ 此外，印度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子公司维德什已在巴西一处海上油区投资了4亿多美元，拥有了该油区13%的股份。而巴西的国有石油公司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则已与印度的国有公司印度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Gas Authority of India Limited)在印度的能源领域展开了合作。^⑨ 对于三国的能源合作情况，辛格总理2007年在三国的商业联合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三个国家都面临着能源问题，我们应该在这个领域携手合作，这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巴西在乙醇和生物燃料技术方面具有优势，南非在煤液化和天然气液化方面技术领先，印度则在风能和太阳能技术方面具有优势。”^⑩

二是防务领域。印度与南非的防务合作始于1996年姆贝基副总统访问印度时两国签署的《国防装备合作谅解备忘录》，但这个协议的内容比较单一，仅涉及武器装备的买卖。两国开始进行综合性的防务合作是在2000年。之后，双方的防务合作才开始逐渐增多。2007年9月，南非陆军司令对印度进行了访问。两国陆军负责人在会谈后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包括强化两国军事工业的联系，扩大军事人员的交流以及对军事人员进行培训等。印度与巴西之间的防务合作则进行得较晚，始于

¹ Hasan Suroor, “Brazilian President’s Visit to ‘Transform’ Relations with India”, in *The Hindu*, June 3, 2007.

^④ Lakshmi Puri, “BSA: An Emerging Trinity in the New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Report of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7, pp. 3–4.

^⑤ Jayanta Roy, “Intra-BSA Trade Has More Than Doubled”, in *The Financial Express*, October 1, 2008.

^⑥ “BSA to Collaborate on Tackling Global Crisis”, in *The Hindu*, October 16, 2008.

^⑦ Ruchita Beri, “ISBA Dialogue Forum: An Assessment”, i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2, No. 5, September 2008, p. 819.

^⑧ 李毅：《印度、巴西和南非签署核合作协议》，载《国外核新闻》，2007年第11期，第4页。

^⑨ V. Shivkumar Dattesh, “Asia, the India Ocean and Latin America”, in *World Affairs*, Vol. 12, No. 1, Spring 2008, p. 67.

^⑩ “PM Calls for Trilateral Ventures in Energy Sector between IBSA”, in *Thaindian News*, November 4, 2007.

2003年巴西国防部长在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之后，两国在航空和军舰系统以及次系统如软件、电子设备、军火等领域展开了联合生产和研发合作。2004年，双方签署了一个空间技术合作协议以加强在空间领域的合作，包括印度为巴西发射一颗小型卫星。2006年5月，印度陆军参谋长访问了巴西，这是印度陆军参谋长首次访问南美国家。巴西与南非的防务合作主要有2005年两国签署的空对空导弹研制协议。在三国合作方面，2004年2月，三国国防部长在南非举行了会谈，同意成立一个单独的防务合作对话机制，就加强三国之间的防务合作进行磋商和协调。2005年，三国国防部长又在巴西举行了会谈，强调将在印度洋和大西洋联手打击非法武器和毒品走私活动，扩大军事交流，加强国防产品的联合研制和开发。2008年5月，三国海军在南非海岸举行了长达10天的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南非海军指挥官切尔·考特兹（Charl Coetsee）表示，此次演习旨在加强三国海军对协同行动的理解以及促进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协调。¹

三是经贸领域。为了促进贸易关系的发展，三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4年，印度与巴西签署了一份协议，同意削减农业综合企业、化工企业和汽车行业的关税。2004年1月，卢拉代表南方共同市场与印度草签了优惠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双方将降低来自对方45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幅度在10%~20%之间。^④2005年3月，南方共同市场又与印度签署了优惠贸易协定的5个附件。2004年12月，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签署了优惠贸易协定以促进双方的商业往来和投资活动。目前印度正与南方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此外，为了解决交通不便问题，三国2004年签署了航空协议，在简化货物和人员运输手续的同时，还增设一些航线，增加了一些航班。2006年三国签署了海上交通协议，互相为对方的船只提供后勤保障和停靠港口。

（四）成立了发展基金以资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2004年对话论坛第一届外长会议上，三国外长代表各自政府决定共同出资建立“减少贫困和饥饿基金”，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管理。印度和巴西各出资10万美元，南非出资5万美元。2005年3月，对话论坛第二届外长会议决定再向该基金拨款100万美元。在2006年3月第三届外长会议上，三国承诺每年至少向该基金捐款100万

美元。^④目前，该基金已投入了运转。除已资助了几内亚比绍农业发展计划和海地固体废物收集两个项目以外，该基金还批准了另外5个资助项目：一是推进几内亚比绍农业第二阶段发展计划，二是促进布隆迪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其抗击艾滋病能力，三是促进老挝的农业灌溉和用水管理，四是促进佛得角的医疗保健设施建设，五是援助巴勒斯坦建造一个体育场。^{1/4}

论坛面临的挑战

虽然三国对话论坛已取得了一些成就，发展的潜力也较大，但论坛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挑战。

（一）三国各自地区内的其他国家不认可它们的领导地位

尽管在实力上三国都是本地区内最突出的，但其他国家往往不承认它们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不仅如此，这些国家还经常将这三个国家的行为称之为“霸权主义”。^{1/2}在南亚地区，曾与印度发生过三次战争和多次冲突的巴基斯坦是印度最坚决的反对者。巴基斯坦曾不止一次地公开反对印度加入常任理事国。在拉美地区，墨西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是巴西的最大挑战者。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巴西积极参与地区危机的解决、扩大与南美邻国的贸易和对邻国进行投资，但这并没有使巴西轻易获得或自动导致拉美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承认^{1/4}，其中一个表现是墨西哥和阿根廷都强烈反对巴西“入常”。^⑤在非洲，南非的领导地位也遭到了埃及、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的反对。埃及驻南非大使表示：“南非想决定整个发展中国家的事情，这会导致问题的出现……只有整个发展中国家对它们三个国家的地位给予认可之后，它们才能整体运转。我们想问‘这三个国家能够代表整个发展中国家吗？’你

¹ “India South Africa Brazil to Held Joint Naval Exercise”, in *The Economic Times* May 6 2008.

^④ V. Shivkumar and Dattesh, “Asia the India Ocean and Latin America”, in *World Affairs* Vol 12, No 1, Spring 2008 p 72.

^{④④} 贺双荣：《南南合作的新动向：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载江时学主编：《2006~2007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19页。

^{1/4} “SA Confirms Motlanthe Will Attend IBSA Summit”. <http://www.engineeringnews.co.za/article/sa-confirms-motlanthe-will-attend-ibsa-summit-2008-10-06>

^{1/2 1/4} Marco Antonio Vieira and Chris Alden “India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a Lasting Partnership?”, in *Meeting Paper*, March 28, 2008, p. 3 p. 19.

想告诉我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 77 国集团里不是重要的国家吗？难道只有印度才是？”¹

（二）三国在一些领域存在着竞争

三国并非在所有问题上的立场都一致，比如在农业谈判问题上，南非的立场就比印度和巴西灵活，愿意在发达国家减少农业补贴和非关税壁垒方面作出适当让步，而在金融服务、零售和建筑行业，南非为了保护本国公司的利益则又不愿意对外国开放。在工业品领域，印度则不愿意放弃高额关税。^④不仅如此，在商品出口上，三国还是一种直接的竞争关系，商品都主要输往工业化国家。它们向 8 国集团中的 7 个工业化国家出口的商品远远超过了它们之间的商品出口。在提升对非洲影响力方面，三国同样也存在着竞争。印度近年来不断加大对非洲的外交力度，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对非合作倡议，如 2002 年提出的旨在提升印非贸易和投资的“聚焦非洲”（Focus on Africa）计划，2004 年组织召开的第一届 9 成员（Team 9）部长合作会议，2008 年召开的第一届印非峰会等。此外，印度领导人还经常访问非洲。仅在 2007 年，就先后有外交部长穆克吉、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和总理辛格访问非洲。虽然距离非洲较远，但巴西同样希望能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非洲。为此，卢拉总统频繁造访非洲。截至 2007 年 10 月，卢拉已访问非洲 7 次。在 2006 年举行的“非洲—拉美首脑峰会”上，卢拉表示，非洲是巴西最优先的外交对象，并称自他执政以来，他已访问了 17 个非洲国家，接待了 15 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新设了 12 个巴西驻非洲国家的大使馆。有分析指出，巴西不断加强与非洲的联系主要是想扩大在非洲的影响，获取非洲国家对其“入常”的支持。^⑤作为非洲国家，南非更希望能在非洲发挥作用。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南非不断对其他非洲国家进行投资，与之发展经贸合作关系。南非现已成为非洲重要的投资者，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从 1994 年的 170 亿美元上升到 2003 年的 710 亿美元。^⑥如何协调三国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化竞争为合作是对话论坛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三国之间的贸易成本较高

由于相距遥远，三国之间的运输费用一直都较高。据统计，运输费用占印度与巴西总贸易额的 12%，占巴西与南非总贸易额的 10%。运费较高增加了三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三国贸易额的增长，因为如果能以较低的价格从邻国或附近国家购买到相同或相似的物品，三国是不会从对方进口这些商品的。尽管三国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为此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但三国之间的运输成本仍偏高。如何在距离遥远这一客观事实无法改变的情况下通过其他方式降低运输成本同样是对话论坛所要考虑的问题。

（四）其他挑战

除上述这些挑战此外，对话论坛还面临着其他一些挑战，例如，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而且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正不断上升。如果与中国的关系处理不好，对话论坛所设定的一些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如三国的“入常”问题。此外，对话论坛还存在着“说得多，做得少”的问题。尽管对话论坛在一些问题上态度鲜明，也发表了一些宣言，但这些宣言能真正变成实际行动的并不多。如在《巴西利亚宣言》中，三国承认南北差距在拉大，也表示会努力减少这种差距，但却没有出台如何去做的具体措施。

结论

由于印度、巴西和南非都是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三国人口加起来有 12 亿，GDP 达 2.3 万亿美元，几乎占世界 GDP 总量的 3%^{1/2}，三国加强合作对于推动南南合作有着较大的意义，不仅能增强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对话和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且还为南南合作在不结盟运动和 77 国集团之外提供了新的合作思路，是对南南合作传统模式的有益补充。^⑦

鉴于对话论坛已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效，加之三国都希望能借用对话论坛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影

¹ Ruchita Beri “ISBA Dialogue Forum: An Assessment”, i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2 No 5 September 2008 p. 824.

^④ Daniel Flores “Emerging Middle Powers’ Soft Balancing Strategy: State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ISBA Dialogue Forum”, in *Report of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August 2007 p. 12.

^{⑤⑥⑦} Ruchita Beri “ISBA Dialogue Forum: An Assessment”, i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2 No 5 September 2008 p. 825, p. 809.

^⑧ Greg Mills “Reflections India ISBA and the DR”, i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2 No. 1, September 2008, p. 133.

^⑨ Garth Le Pere and Lyla Whit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SBA Is about More Than Just Trade”, in *The Star*, 25 October 2005.

响和国际地位，可以预见，三国今后还会对对话论坛投入更大的精力，不断加大合作力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对话论坛的发展前景是较广阔的。但另一方面，对话论坛也面临着不少挑战，这些挑战会制约其发展的速度，使其难以迅速向前推进。

主要参考文献

1. 江时学主编：《2006~2007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 孙士海、江亦丽主编：《二战后南亚国家对外关系研究》，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
3. 郑瑞祥主编：《印度的崛起与中印关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
4. V. P. Dutt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99.

5. Stephen Philip Cohen *India: Emerging Power*,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6.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Annual Report 2008-2009*, New Delhi, 2009.
7.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Annual Report 2007-2008*, New Delhi, 2008.
8. Ruchita Beri "ISBA Dialogue Forum: An Assessment", i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2, No 5, September 2008.
9. Monica Hirst "Brazil-India Relations: A Reciprocal Learning Process", in *South Asian Survey*, Vol 15, No. 1, January-June 2008.
10. V. Shivkumar and Dattesh, "Asia, the India Ocean and Latin America", in *World Affairs*, Vol 12, No 1, Spring 2008.

(责任编辑 刘维广)

(上接第 54 页)

(二) 卡西克主义的发展趋势

卡西克主义的消亡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1970~2000年，墨西哥的城市人口由 27.3% 增长到 67.3%¹，劳动者从事行业的多样性导致利益需求的多元化，卡西克很难通过控制一种或几种关键资源来维持统治。城市里对外交流和信息传播更加通畅，必然会给新增的城市人口带来观念上的变化。墨西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从 1984 年的 5.64 年上升到 2004 年的 9.03 年，公民素质的逐步提高使越来越多的人具有民主倾向。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传媒的普及、国际间交往合作的增加等多种因素也把卡西克及其统治推向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对于卡西克主义的发展趋势我们应该保持审慎的乐观态度。从西班牙殖民政府、考迪罗政权，一直到现代政党体制，卡西克主义不断调整自身，成功地依附于不同政权并且实现了利益共享，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卡西克主义的彻底根除需要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以及民主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这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主要参考文献

1. 黄志龙：《“石油繁荣”的可持续性反思——墨西哥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4~200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

2. Paul Friedrich "The Legitimacy of a Cacique", in Marc J. Swartz (ed.), *Local Level Politics*, Chicago, 1968.
3. Roger Bartra "Campesinado y Poder Político en México: Un Modelo Teórico",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34, No 3/4, 1972.
4. Paul Friedrich "A Mexican Cacicazgo", in *Ethnology*, Vol 4, No. 2, 1965.
5. Morris Janowitz *Community Political System*, Chicago, Free Press, 1961.
6. Jorge Gutiérrez "El Sistema Político y la Burguesía Rural en México: El Caso del Valle del Mezquital",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39, No. 3, 1977.
7. Fernando I. Salmeron Castro "Modernidad y Prácticas Políticas: Democracia, Eslabonamientos y Mediaciones en la Sociedad Civil",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64, No 1, 2002.
8. Andreas Schedler y Laura Manriquez "El Voto Es Nuestro: Como los Ciudadanos Mexicanos Perciben el Clientelismo Electoral",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2004.
9. Miguel Ángel Vite Pérez "México entre lo Legal y lo Illegal", e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2002.
10. Ariza Marina *La Urbanización en México en el Último Cuarto del Siglo XX*,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3.

(责任编辑 刘维广)

¹ Ariza Marina *La Urbanización en México en el Último Cuarto del Siglo XX*,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3, p. 6.

economic growth, expanding its openness and gaining mor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del produced a variety of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triggered or worsened already-existed social problems, which heavily undermine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Similar to Latin America, China is undergo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import-substitution development model to the export-orientation one,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highly export-oriented economy. With the aim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China can use gains and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as a valuable reference. (Yue Yunxia)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Major Issues and Methods

(pp. 29–35)

Democratization is usually viewed as the nucleus of political research on Latin America. In view of considerable uncertainties in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 lot of empirical analyses o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their performance had been conducted. Thanks to the fact that democracy is closely relevant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forces,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scholars laid much stress on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actors in the regi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s, economic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relations of regional countries with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ince the 1970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U. S. political science, the mid-range theory became increasingly popular, which was aimed at explaining certain phenomena with a small number of variables. It is reasonable to think that structuralism, cultural analysis or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amework with more variables might be able to develop in the future to b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es. In addition, it should be noticed that there always exists the difference in the field between mainstream and alternative views and their own internal divergences. (Zhang Fan)

A Study on Ecological Problems in Latin America

(pp. 44–48)

A biologically diverse and geographically varied region, Latin America possesses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cesses. However, due to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confronting a variety of ecological problems, which constitutes a threat to local people's efforts to improve their life quality and inflict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The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can serve as a good reference for China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uild an eco-friendly society. (Yang Zhimin)

Caciquismo and Mexico's Contempor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pp. 49–54)

Caciquismo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problem impeding social progress in Mexico and even Latin America. It is of Indian origin but was adopted by the Spanish conquistadores and survived upheavals in Mexico's modern times and adjusted to the rapi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ts demise has often been predicted, but to attain the goal needs Mexico to make a long-term effort to rejuvenate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deepen democratization.

(Zhou Nan)

India-Brazil-South Africa Forum: Origin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pp. 55–61)

The India-Brazil-South Africa Forum is a trilateral developmental initiative between India,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to promot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It has become instrumental for promoting their coordination on global issues and contributed to enhancing trilateral cooperation in a number of areas. On the other hand, it needs to meet considerable challenge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ose countries are not yet to be widely accepted regional leaders, face competition among themselves in a number of fields, and suffer from restriction by geographic location on boosting their trilateral trade. (Shi Hongyuan)